



父亲的话

□蔡富春

7月14日14时9分,我永远失去了父亲。

上一次回家看望父亲是今年的五一,返程时父亲的谆谆嘱咐犹然在耳:“……安心工作,有空儿再回来。”未曾想,这一离别竟成永别。

父亲这一走是那么的突然,以至于我连续几天悲恸得不能自己。一向内敛的我,夜不能寐,恍恍惚惚,时常梦中惊醒。失去了,方知存在的珍贵。

父亲向来严厉,少见他的笑容。与他的言语交流不多,即使说了也就是几句话。父亲的话虽短,却极有分量,且多为成长中的一些严肃话题。在他不苟言笑的脸上,总能看到他的希冀、建议和批评。有的问话如坐针毡般的令我刺痛,以至于我尽量减少与他的话题交锋。可如今,再想聆听他的逆耳诤言,也已不能够了。

儿时不懂事,只觉得父亲是一座可以永远依靠的山。那是上个世纪,70年代中期,我还未上小学,那时父母亲只有我和小我不足两岁的大妹妹。父亲挣着每月十八元钱的工资,生活十分拮据。即使这样,他还好多次带我,到坐落在距他工作的火车站不远的矿区一家国有饭店,要上一大碗豆浆,两根油条。记忆中常常是,见我吃完,他才将我剩下的一小段油条和勉强盖住碗底的豆浆囫圇吞枣地吃下。后来,家中添了小妹、小弟,这种“奢侈”生活便戛然而止。至今,我还能感觉到那一碗豆浆浓浓的豆香,它已俨然是父亲的味道。

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,距离父母家很近。那时,已建立了小家庭的我们,中午还时不时地回父母那儿蹭饭。这是临近春节的一天,当我走到父亲所居住的职工楼房二楼缓台时,一个肩扛半拉猪肉片子的人走了下来,我撒身让他走了下去。当我登上住在五楼的父母家门口时,就听到室内父亲在絮叨着什么,偶尔还夹杂着几句国骂。进屋后我问母亲,是谁惹我父亲生气。母亲告诉我说,是一个公司派人给送猪肉来了,这个人“让你爸给骂跑了!”“呀!我刚才在楼梯口碰到了”,我瞧了一眼父亲,继续跟母亲说,“要知道我爸不要,我就让他扛我家去了!”“你说什么?!臭不要脸,那是你的吗?!”直着圆睁怒目的父亲,我愣住了,直直地站立并望着他,竟然说不出话来。“好了!好了!跟孩子叫什么劲”,母亲边说着,边把我拽进里屋,又回身跟父亲说,“富春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!”“什么玩笑?!这样的玩笑能开吗?!”室内空气好像瞬间凝结了。我低头噙着母亲递给我的,她下了功夫配制的,用文火慢慢熬制有些浓稠的粥,不知啥滋味。自然,中午这顿饭吃得特别别扭。不过这件事令我终生难忘,也一直影响着我,我经常把类似的故事讲给侄、甥等晚辈们听。

父亲的故事,可以说上几天几夜。父亲一生勤劳,质朴,本分,给了我生命,疼爱,牵挂,这一切,我还远未来得及回报……临终前父亲虽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,但他平生的言行,是那么的一板一眼,仿佛就在眼前,永远抹不掉。今生永远不会再见到父亲了。爸爸,来世我还做您的儿子,听您的教诲。



共享文字之美
扫码关注《天鹅》

烙画人生

□王文山 丁志强



他最兴奋的是如今还有这么多人
喜爱烙画,为传承保护民间艺术默默
做奉献。

烙画古称“火针刺绣”,近名“火笔画”“烫画”“烙花”等,是古中国一种极其珍贵的稀有画种。据史料记载,烙画源于西汉,盛于东汉,后由于连年灾荒战乱,曾一度失传,直到光绪三年,才被一名叫赵星三的民间艺人重新发现整理,后经辗转,逐渐形成以河南、河北等地为代表的几大派系,据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。烙画以前仅限于在木质材料上烙绘,如木板、树皮、葫芦等。画面上自然产生不平的肌理变化,具有一定的浮雕效果,色彩呈深、浅褐色乃至黑色。现代大胆采用宣纸、彩绸等材料,从而丰富了烙画这一门艺术形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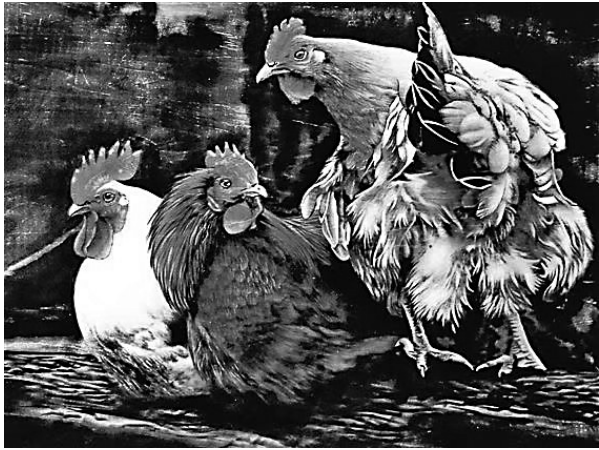
年近花甲的郭岩春是双城堡郭氏烙画艺术的第五代传承人。早在清朝咸丰年间,郭家烙画的创始人——他的祖太爷郭阳便在山东、河南两地以烙画为生,后来辛辛苦苦闯关东来到双城堡,偶然间和出生在双城堡的协领副都统托云布结为好友。后来托大人嘱托他的下人,

换了环境,肯定想家。郭师傅把嫁妆的三十六抬箱子上全都烙画上莫家的山山水水,花花草草,院里院外的景致,就连五格格平时喜欢的小物件也都精心烙画了。五格格看了心中自然喜悦,对嫁妆非常满意,莫府上下都松了一口气儿。莫德惠不但言而有信,一千大洋,分文不少,格外还在南街赏赐郭画匠一套一进小宅院。在解放前的双城堡,不论家穷家富,女儿陪嫁必有烙画,也成了习俗。

一门艺术离不开民风的滋养,时代的传承更使烙画这门民间艺术经久不衰。郭岩春的太爷郭超发生了四个儿子。秉承手艺传家的祖训,分别让儿子学习木匠、铁匠、铜匠、画匠。其中郭岩春的爷爷郭成学习了烙画。他不负众望,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烙画作品,在当时的吉林、滨江一带享有盛名。

郭岩春从小受家庭的艺术熏陶,6岁起和爷爷学习葫芦烙画。1981年他应征入伍,走进部队大学校,从事幻灯片制

郭岩春烙画作品



一部史与诗融合的力作

读靳国君新著《陆游 铁马冰河入梦来》

□温国兴



既可以了解陆游跌宕起伏的一生,还可以
透过生动有趣故事情节,更加深刻地地理
解陆游诗词的魅力。



《陆游 铁马冰河入梦来》
靳国君

靳国君先生的新著《陆游 铁马冰河入梦来》(北方文艺出版社)短短半年即第二次印刷,实为难得。笔者读此书,读了几页之后便爱不释手,遂用五天业余时间一口气通读了一遍。感觉意犹未尽,又通读了第二遍。掩卷回味,不禁击节称赞,感到这是一部史与诗融合的力作,我们既可以作为陆游跌宕起伏一生的传记来读,还可以透过生动有趣故事情节,更加深刻地理解陆游诗词的无穷魅力。

靳国君先生以严谨的治史精神创作这部作品。爱国诗人陆游,一生写诗上万首,其中很多是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。陆游的一生经历丰富,但在《二十四史·宋史》中仅有三千八百多字的记载,其他散见于同代人的著述及后代文人的追述。靳国君先生读《宋史》,品读翁诗,产生了写陆游的念头,靳国君先生在自序中说道,他为写陆游确立了五项原则:“敬守历史,遵循史实,大事有据,小事有根,落笔有理”。读靳国君先生的《陆游

铁马冰河入梦来》,我们看到了生活在南宋风雨飘摇的社会中,为拯救朝纲、恢复中原而奔走呼号,用诗词直抒胸臆、鞭挞奸佞的陆游,个性鲜明、栩栩如生。书中写陆游铁马秋风,战场上英勇杀敌的英雄壮举,也写了陆游体恤民情,赈济灾民的爱民情怀:“与百姓有缘,才来到此;期寸心无愧,不负斯民。”寥寥数言,一位古代爱民官员的形象跃然纸上。作者还写了陆游精通医术,为民众解除病痛,其诊疗与开方均遵医理,因而深受民众的爱戴。

陆游是南宋杰出的诗人,写陆游的书离不开陆游的诗词。靳国君先生在书中大量引用了陆游的诗词,他不是为这些诗词做注解,而是通过讲述陆游的亲身经历,将这些诗词创作的背景,诗词中的奥妙含义与诗人的经历有机融合起来,让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诗词。比如在《成都四年》一章,作者引用了陆游写的《长歌行》。这首诗写出了陆游不得朝廷重用的郁闷,也写出了诗人的壮

志和豪气:“人生不作安其生,醉入东海骑长鲸。”作者引用陆游的每首诗都是情与景交融,忿与奋并发,说郁闷不让人感到无望,言困顿不让人心生悲凉。诗人的成长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现实,诗人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地方割据政权入侵,昏君无道,奸臣当道,诗人只能慷慨放歌,泄胸中郁结,导肺腑内愁绪。对南北他自有睿智之见,他在《斯道》一诗中说道:“乾坤均一气,夷狄亦吾人”,“清时更何事,处处是尧民”。在陆游心中,中华各民族本是一家人,要平等和睦相处,他反对的是金统治者生乱分裂,祸国殃民。读《陆游》一书,我们可以对陆游的诗词理解得更加透彻,也更容易记住那些名垂千古的佳句。

从文字上看,这本书多用生动的诗样语言,朗朗上口,虽无韵脚,却诗意盎然,文字优美。书中不乏作者自创的佳句,读来发人深省。如陆游论竹子的一段话,虽非诗而胜于诗:“这竹,虚心有

节,雅而脱俗,性淡而疏,可为我等之师。”“竹可为我师,非止淡泊,大有可学之处,其虚而有实,其节老而弥坚。画竹亦不易,简约为上,叶似风来而动,竹似疏而实繁,几杆青竹,隐约翠竹连天。”《陆游 铁马冰河入梦来》可读性很强,两次通读,愈觉语言清新流畅,书中文言文与白话文有机融合,让文言文焕发出新生,让白话文诠释出古意。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,吐露出富有哲理的箴言,读来令人有振聋发聩之感。比如说:“祸患常积于忽微,智勇多困于所溺。”再比如:“人世常有不测风云,不可逆料;愿望总是美好,意外却是无情。要取功名,先要有经受挫折的准备。”

值得称道的是,靳国君先生退休后勤奋笔耕,著述颇丰。2017年刚刚出版了《灵动飘逸——靳国君京剧摄影艺术》一书,两年后《陆游》即问世。《陆游》一书堪称扛鼎力作,读来有回肠荡气、激浊扬清、畅快淋漓的感觉。

秋晚漫兴

□秦筝



醒目是一辆大巴,尽管只有一个乘客,却
通明而又温暖,好心的司机让他或她,在既定的
回家路上心里亮堂堂的……

是左岸的景致。

外滩滩地上,白花花的一道曲水流波瘦了许多。今年两个多月的超量雨季让这座公园封闭得有些不自然。通幽之曲径,登高之栈道桥,竟成了近在咫尺而又遥不可及的景中之物了。泥涂上的田家是一退再退,此时不见了踪影,而几条狗还假在路旁,偶尔佯攻出来,守护着这一方领地。这也是我溽暑逼凉的必由之路。曾经の慢行听天籁,偶与田翁“讨”青葱的日子,但愿明年重来吧。以旧诗为记:“江干霁月醒华灯,依旧延缘照水澄。丛鸟欲眠犹昵语,池蛙跃石竟销凝。谁投夜魄流云失,几许游丝随影乘。笑与田翁诗酒客,泥涂瓜熟却饶兴。”

几簇白桦依然玉立风华,而枝头的黄金叶不知是多了许多还是精减了许多,倒也无妨。因为桦林向来示与行人的是简洁的枝干形象,若细看来,还有清眸相对。这显然要比柳眼深邃得多——是看透了千百年的伤离别吗?时人不折柳,天赋柳花飞,而在无花之秋声中俨然合成一曲《女人花》……物我两忘古已有

之,物物间坐忘,何尝有,抑或何尝未有?!千屈菜,这么一个让我突然感到饶有趣味的名字!如今有了牌子堂堂正正地立着。像米糕一样,尽管没有光泽,可丰收了还需要什么颜色吗?正所谓我们的“儿女子看承,万屈千屈”与西方的“湖畔迷路的孩子”在精神高度上是一致的。“千屈”自然是内在足够的丰富和强大,外表低沉并被贯以“菜”名,想来不失为一种实则高调的低调(或许这也是孤独之一种),这当然要比溢彩流金更为内敛厚重。只是在繁花时节,红得的确让人诧异。当时我还问一位收拾杂草的清洁工,她也不知道叫什么。后来这一片广而告之——“紫绶园”。

千回百转亦作缓缓归。“散发咏凉天”,似乎也未例外。近水动远空,江上往来风,纵使梦魇八月楼头遇,终不似迥然银汉相望中。气色江天是亦。

楼间半轮月,欲度几家秋?云浸空澄碧,蛩疏草隐幽。飘摇风蝶影,解释露花愁。但见桦枝鸟,含恰偶作嗽。

偶有飞机掠过上空,像流星一股杳杳然,自是星稀堪虑。



↓《恋秋》 木版油套 64×77.5cm 赵晓澄